

台中小組的分享

上海佘山朝聖懷想劉黛麗 於 100 年 9 月 30 日

暑假即將結束前，一個下過雨的午後，帶著丫頭們到台中勤美誠品沾染點書香氣息，偶然發現「耶穌會士在中國」一書（賴詒恩 著，光啟文化出版），展讀之後，讓一向尊敬耶穌會神父們博學多聞的我，更加景仰耶穌會士們一代又一代堅忍不拔、百折不撓地打開中國福傳新路的精神，同時深刻地體認到去（2010）年兩岸共同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的重要意義。

然而，天主還有祂的計畫：某晚，蘇美活修女來電邀約參加台中榮總天主教關懷小組馮允文神父及鄒海月姐妹策劃與帶領的上海佘山朝聖，因恐參加人數不足成團，特請我湊數。於是，我就這麼幸運地跟著台中善牧堂的教友們於今年 9 月 15 日一起踏上了上海佘山朝聖之旅了。

1842 年 6 月 12 日法籍耶穌會士南格祿、艾方濟兩位神父來到了上海，受到教友們的熱烈歡迎。1846 年的夏天來到上海的法籍梅德爾神父，接收了耶穌會遭解散前（1775 年 11 月--1814）在上海的產業，並在城外不遠的土地上（現在的上海市區）興建了羅馬式會院及聖依納爵堂，（即上海主教座堂）。1904 至 1910 年間改建為目前的哥德式鐘樓雙塔建築，有上海的梵蒂岡之美譽。

上海佘山聖母進教之佑聖地，名聞遐邇，素有「中國的露德」之美名。1841 年，法籍耶穌會士南格祿神父擔任江南傳教區（包括上海）的長上，希建立一座耶穌會士的住所，以供神父們避靜使用。無奈心願未了，先於 1843 年 4 月 15 日去世。二十年後的繼任者鄂爾壁神父在佘山買了一塊地，俯視上海平原，並建造了一座小教堂紀念聖母。1860 至 1870 年間，天災、人禍及各式傳染病蔓延，小教堂成了最佳的避難處所。特別是 1870 年教難當頭，7 月 4 日江南傳教區長谷振聲神父一個人跑到佘山跪在聖母像前許願，如能免除教難，將建造一座大堂，禮敬聖母。谷神父回到上海，感受到聖母的保護，勇氣倍增。不久，清廷南京總督答應派兵保護董家渡主教座堂及徐家匯司鐸院。谷神父向進教之佑聖母的祈禱獲得垂允，危機已過。佘山小教堂於 1871 年重建為瑰麗的大教堂，頂端豎立著聖母為世界獻子的雕像，今已成為全國性的朝聖地。

跪在佘山聖母大殿裡，緬懷耶穌會士們前仆後繼地將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斑斑血淚。他們倚恃著旺盛的傳教心火，遵照耶穌會創會的宗旨，服從羅馬教宗的意願，將信德的種子傳播到東方，履行他們的使命。他們不僅是神父，更是科學家、地質學家、氣象專家、天文學家，甚至是藝術家、漢學家，學有專精、術德兼備；或因水土不服、或因霍亂瘧疾、或因戰亂教難，更多的是營養不良、過勞而英年早逝。思及他們在困厄的環境下，信靠聖母的轉求，相信天主的計畫是平和的，努力從每一個困境中學習，增長勇氣、堅毅、耐力與智慧，接受生命的一切與挑戰，包含失敗與痛苦的磨練，永遠信賴主，永不放棄。不知怎麼地，我的淚水流個不停，涕泗縱橫，毛巾濕了，衛生紙也用盡了，就是止不住。

憑弔 19 世紀耶穌會士在上海所遺的足跡，懷想聖母顯奇蹟的感動，腦海裡突然浮現「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這也是我自己內心最深層的需要，淚水釋放了我的憂傷、紓解了我的壓力，讓我重新打開心門，再出發。

耶穌會創立於 1540 年，短短 12 年內聖方濟·薩威率先扣擊中國的大門，儘管最終抱病於上川島，遙望中國，理想未竟，溘然長逝。正如聖保祿宗徒在生命的長河將盡的最後一封書信裡寫

道：「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下了，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賞給我的；不但賞給我，而且也賞給一切愛慕祂顯現的人。」（弟後 4：7-8）。縱然個人的生命之途有限，但是團體的發展無可限量，潛力無窮。緊接而來的耶穌會士們一棒接著一棒、一代傳承一代來到中國，讓福音廣傳的使命薪火相傳，賡續不輟。反思今天生活在自由民主台灣的我們是否也準備好接棒，追隨聖依納爵--行動的默觀者，一起以全心全意全靈全力地尋找上主，親近上主，愈顯主榮。